### 新民晚報

里翻着一个垃圾箱里溢出 来的弃物,白毛,眼神迷离 如某位弃妇胸前哀怨的钻 石。这是徐汇区的一段路, 有些路段年久失 修 有此路段正在 施工, 仿佛刚刚被 想起来, 你得磕磕 碰碰地走,要注意 绕开那些停在人行 道上的自行车或者 正在躺椅上半闭着 眼睛的睡人-—往f 道是家的延伸部 分,这种风俗使得 街区不那么冷漠。

马路并不宽,声音大 春勃勃的一天,我终于站 些甚至可以边走边聊。有 兴趣的话,还可以与某位 坐在前洋行门口的石阶上 摇扇子的住户聊上两句, 他告诉我走到第三个弄堂 就转进去,里面藏着家卖 老鸭汤的私家小馆。有人 推着瘪了轮胎的单车在街

有只猫在黄昏的余光 道上走,经过十字路口的 时候,一辆奥迪停下来,让 他先过。不时遇到花园,铁 栅栏后面藏着些彩色玻 璃。铺面,有时一连串的,

> 油冬香烟.....对干 我们时代来说,人 生是无休无止的前 线, 而这些旧街区 坚 却是大后方,慢吞 文 吞地,懒洋洋地,暮 色的节奏。

摄 影

在上海街头,发现除了多 出些标语,上海的外表依 然与旧小说里描写的一 样。"到上海去",曾经是上 世纪中叶的一种中国时 髦。过去了四十年,是的, 这一带还是那个老上海。 虽然已经拆掉了那么多,

我在山东高密有个好朋友,不是莫言,是大池。我 俩都没念完高中,我是不让念了,他是自己不念了。我 俩都有过偷偷摸摸的小故事-

暗盒笔记之三

那年,学校组织我们学生下乡劳动,除草、割麦、挑 担,肚子老是咕咕叫,老是觉得吃不饱。傍晚时分,我和 几个同学发现河对面的农田里种了好多西瓜,一 色,就游过河去偷西瓜,一人选了一个最大的,放进河 里,一边推,一边往回游(我第一次知道西瓜放在水里 是不会沉下去的)。看瓜的农民发现了,一边追,一边骂 "杠赤棺材"!无奈,我们已经游了回来。那一晚,西瓜吃

## 偷摸丑事

大池读高中的那 年日 家里穷得嗒嗒 滴,学校里三顿饭只 有窝窝头吃,一个星 期只配给二两白面馒

头。大池连窝窝头都吃不饱,看见食堂里的白面馒头心 里发慌,口水直淌。

有一天,大池发现学校发的粮票是油印机上印出 来的,制作粗糙。他琢磨:何不改一改粮票上的数字呢? 于是拿出笔,在"1两"的1上面加了一横,顿时,1两变 成了7两。他抖抖索索把这张粮票递进食堂的窗口,厨 师果然给了他7个白面馍馍。这一顿,他吃饱了,吃爽 了,得来全不费工夫啊!

过了几天,大池又想,我再改一次粮票,不是又能 饱餐一顿吗?他又拿出一张1两的粮票,在1的前面照 式照样另外画了一个1,顿时,1两变成11两。他胆战 心惊地把粮票送进食堂的窗口,厨师果然给了他满满 一盆白面馒头。当大池回到宿舍狼吞虎咽吃第4个馒 头时,校长来了,没收了剩下的7个馒头。校长很严厉 地说:明天早晨操场上集体广播操,你向全校同学做检 查!原来,学校印的粮票最高面值是10两,也就是一



斤,根本没有11两!那天夜晚,大池逃跑 了,跑回高密老家去了。他丢不起这个 脸。从此再也没有上学。

后来,大池家还是穷,还是吃不饱, 他问一个亲戚借了点钱, 跑到潍坊开了

家烟酒店,卖香烟卖老酒,生意马马虎虎。再后来,他 不但零售,开始批发香烟老酒,没想到生意出奇的好! 有些人吃公款,吃贿赂,吃回扣,不怕烟酒销不掉,就怕 烟酒价格太便官。

上个礼拜我坐高铁到潍坊找大池玩,酒过三巡,我 问:你的烟酒商店生意怎么样啦?他直摇头:连过去三 分之一都不到啦! 不说这个,喝酒喝酒,明天我带你到

杨家埠民族文化村去玩 全国有名的,和天津杨柳 青一样。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 向杨家埠出发,路过加油 站,大池拿出一张加油卡, 跟加油工说:加满了。我 问:你一个个体户,买什么 加油卡啊?

大池说:有个老客户 前天到我店里,拿了我10 瓶好酒,没给钱,给了我一 张他们公司买的加油卡, 里面有 1500 块油钱。

我说:大池啊,你这个 做法,跟改粮票的性质是 一样的。大池停下车,认真 地解释说:不一样,我给了 他上等白酒, 他给了我加 油卡,我们两清,我没有白 拿人家的东西!

**壶蔬菜水果**, 炸糕

我不是上海 但我来逛大上 海相当早, 那是上 世纪70年代初,青

> 剩下来的还是那么多。我 本以为在这个大拆迁如洪 水席券中国的时代, 这样 的老旧街区只是凤毛麟 角,汗淋淋地走了一小时, -条街还不到头, 仿佛是 逆着世纪往回走, 越走越 旧,越安静、亲切,仿佛外 祖母们就坐在弄堂口了。 我 16 岁去昆明郊区一家

架,他把我的名字 坚的音发成皆。油 漆工徐师傅长得像 个厨娘, 已经四十 多岁了,她在闸北

工厂当工人,那个工厂的

师傅大部分是上海人。我

师傅也是上海人, 他们叫

他排骨,他总和他老婆打

区一个弄堂里长大, 眼睛 因为小时候老去望天窗玻 璃外面的云导致了斜视, 十年, 我无数次听着她一 边给一个个三环链刷漆一 边讲她的上海故事。杨树 浦发电厂的王孝和, 是她 邻居的工友。她是一位工 一祖母。记忆汹涌,仿佛上 海是我生命的一部分,哦, 那么强烈地想念着这些红 色的上海师傅, 他们像拼 命三郎一样干活,生产的 产品拉走了数千卡车。

另一个弄堂口, 年老 的门卫光着上半身窝藤椅 上冲瞌睡, 绘着水墨山水 的扇子掉在一边。又是一 个弄堂口, 支着一个烧饼 炉子, 耽在黑糊糊的炉口 边缘的饼子永远是黄生生 的,散发着芝麻香味,咬一

口,蓬脆。两块钱一个,买 上两个,再加上一碗豆花, 管饱, 这意味着, 二十块钱 就可以饱一天。而在这一 带、随便一个居民都可能 是千万富翁,房价近10万 元一平米。但对许多居民 毫无意义,卖了这房子,老 态龙钟的, 又去哪里结交 芳邻? 在一家只有五张桌 子的小店里, 卖野荠菜馄 饨,从上午9点到晚上8 点,座无虚席。一家拍卖行 在卖旧家具,钟表、瓷盘、

雕塑什么的。旧书 店! 在中国已经寥 若晨星,永嘉路居 然有一家。另一家 摆着些从乡下淘来

的画栋雕梁, 十碗, 盐巴罐 子……总觉得普鲁斯特武 者乔伊斯正在某个亭子间 里写着呢,这是一个细节 堆积如山的地方, 乔伊斯 们可写不出来。

上海开埠的时候,世 界各国的冒险家纷至沓 来,这是尼采之后的冒险 家, 他们与利玛窦那一代 人不同,那些老传教士带 着关于上帝的观念而来, 只留下一个个墓冢。新-代的冒险家是为了寻得生 活的乐园而来, 他们留下 了生活方式。一栋栋房子 一张张餐桌都在炫耀,我 家祖先是这样生活的。这 一点正与崇拜并热爱生活 世界的中国传统暗合。旧 上海不是观念之城,而是 生活之城。冒险家们决定

永远在这个地面住下去 传宗接代, 因此盖房子绝 不敷衍了事, 精雕细刻, 坚固无比,还加入大量中 国古典建筑的元素。从前 造房子,不敢仅仅实用。 不仅实用, 更要美, 这似 平成了建筑业的行规。美 总是在等待浓妆艳抹褪 色,美喜欢素面朝天。好 在,各种生活的优点都可 以接纳吸收。结果, 旧上 海成了一个中西合璧的城 市。历史学家也许从未意 识到, 旧上海其实已经创

切般的一截, 仿佛来自-个遥远的马戏团。 这一带门庭冷落车马 稀。游客都涌向南京路、 外滩去。在外滩, 很难想

造了一种取东西方之长而 混杂的生活模式, 学会了 契约、规范而避免了冷 漠、寡情。地铁已经穿过 这个地区, 在崭新的车厢 里,有时候可以遇到一位 老克勒,靠后默默地站 着,这位生活大师对这个 土豪滚滚的新世界有点不 屑,穿着西装短裤、牛津 尖头皮鞋、裤腰带上拴着 一块雕龙玉牌、后裤袋塞 着一块擦汗巾,叠成方 块, 在口袋的边缘露出刀

象上海是一个现代化已经 讲行了近两百年的城市, 以为上海不过某种更年轻 的纽约。这也很好,这种 遮蔽保护了徐汇区安静古 老精致的正常生活,令我 这个贸然闯入者得以在无 限感伤中, 找到一家本帮 菜馆,独占一坐,慢斯条 理地享用着一碗葱油面和 盘丝瓜面筋,32元。

到埃塞俄比亚两千余年的古都耶哈(YeHa)去参 观月亮庙,在玻璃柜里,展示着难得一见的羊皮书,我 痴痴地看,流连不去。

这时,有个老人,趋前说道:

'我们的收藏室珍藏着好些羊皮书,你有兴趣看看

大喜讨望,随着他,走上了一道狭窄陈旧的楼梯, 走进了一间阒静的暗室里。这时,满室都是我放大了几 十倍的心跳声:"卜卜卜、卜卜卜"。 慈眉善目的老人以 钥匙慎重地将씖着的

柜子打开, 小心翼翼 地取出其中一本羊皮 书,双手捧来给我。原 本沉淀在我心里的欢

# 羊皮书

(新加坡)尤 今

喜,此刻,全都赤裸裸地展露在脸上了。

这部图文并茂的羊皮书,有一千多年历史了,书里 的经文,是以古老的语文书写的。清晰可见的字迹,深 沉地闪着墨黑的亮泽;缤纷的插图,色泽鲜丽得仿佛加 了釉彩。

们挑选皮色光亮与皮质平滑的羊儿,去除皮上厚毛与 皮下脂肪,以植物提炼出来的汁液去浸泡,使之软化、 净化,再让它饱饱地吸取和煦阳光的精华,最后,化为 -张张诱亭挺括的羊皮纸。

羊皮纸是以绵羊、山羊或羚羊之皮制成的一

"一头羊通常只能做两页到四页羊皮纸,视书本页数的大小而定。"老人指着我手上这部沉甸甸的羊皮 书,详尽地解释道:"类似这样厚达 500 页的书,足足 需要 1000 头羊来制作呢!"

千头羊!在一千头羊身上写字!捧在我手里的这 部书蓦然活了过来,有一种强劲的生 命力不绝地跃动着,我甚至还隐隐约

约地听到了羊儿杂沓的脚步声哪! 当时没有笔,人们聪慧地利用泥 土、炭灰、橄榄油以及从植物中提取的 色素相互糅合,制造成书写与绘画的

**颜料**。



"在羊皮纸上抄写经文或圣歌,是一桩极为庄严的 大事。"老人说道:"修道士先得沐浴、净手、静心,然后, 用棉布加橄榄油,恭恭敬敬地点上一盏小灯,把自己关 在一间与外界隔绝的小室里,全神贯注地抄写,容不得 任何杂思,更容不得任何手误。

羊儿们为这样一桩神圣的事儿捐躯,以另一种形 式换取永恒的生命,想必虽死犹荣吧?倘若它们有思维 而又会说话,也许,在人们选羊做纸时,它们便会争先 恐后地发出欢快的"咩咩"声,喊道:"选我,选我!'

这些价值连城的羊皮书,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地 密藏于橱柜里的。每当有重要的宗教庆典而信徒聚集 于月亮庙时, 神职人员便会郑重其事地取出来, 诵经 文、唱圣歌。

说着,老人又从橱柜里捧出另一部羊皮书,让我翻 阅。他兴致勃勃地说:"这是我们收藏品里较为年轻的, 700岁。里面抄录的,全都是圣歌。"我说:"都是古文 呢,您看得懂吗?"老人自豪地说:"当然!"说毕,便以 浑厚的嗓子唱了起来 当他的声音同响于暗玄时 曾经 读过的一篇饶有深意的散文"用羊皮纸练字"突然闪进 了脑际

作者李贞淑在文中转述了法国一位语文老师卡琳 的故事。卡琳让自家两个孩子练字,用的居然不是普通 的白纸,而是价昂已极的羊皮纸。她先而以羊皮纸来触 摸孩子的脸,当孩子喜欢上羊皮纸柔软的质感之后,她 便让孩子静心聆听笔尖和羊皮纸面摩擦时发出的那种 像音乐般好听的声音;当孩子受吸引后,她就把笔和羊 皮纸都给孩子,说:"你也来试一试吧!"

我觉得,这位睿智的母亲,以稀罕的羊皮纸作为启



蒙教育的工具,不但让孩 子自小养成尊重文字的心 态,而且,还让他们知道, 文字是无价的——羊皮纸 就算再珍贵,最终的目的, 还是让人一笔一画地把字 写在上面呀!

## 丙申中元客荣成遥祭甲午海战清将士

泰中轶

列强环迫世时溷,华夏黯然几欲昏。 血雨腥风戎舰裂,莺歌燕舞藻舟喧。 马关痛失台澎地,刘岛空余提督门。 遗寇年年朝鬼日,怒潮夜夜念忠魂, 注:刘公岛,清时北洋水师提督府设此。

大明崇祯九年(1636),岁在丙子。 十月初二,时年四十四岁的徐霞客从现 在的杭州松木场出发,悄悄出城往西, 到达仓前——杭州城西的一座古镇。 "初二日,上午,自棕木场五里出观音 关。西十里,女儿桥。又十里,老人铺。又 五里,仓前。又十里,宿于余杭之溪南。 徐霞客在其著名的日记里并未详细记 述仓前见闻,这一日,他的最终目的地 是仓前往西十里的余杭。显然,古镇仓 前,是徐霞客旅行人生的一个中途站。

公元 2013 年,徐霞客游历仓前 377 年之后,也是一个秋日,新学期肇始,一 个和当年的徐霞客年龄相仿的普普诵 通的女人从离松木场不远的一个普普 通通的住宅小区出发,开始了每周数次 的仓前之旅。因为,她所供职的学校搬 到了仓前。

霞客先生现在来到仓前,比当年的他已 痴长几岁的笔者一定要告诉他:"老弟, 千万别急着走,至少要给仓前留一个整 天哦!"如今的仓前,是杭州未来科技城 的核心地块。学校西门外,宽阔的良睦 路车水马龙,路西是写满沧桑的仓前古

镇,路东则是草木扶 疏、融古意与现代于 一体的杭州师范大学 和梦想小镇。

我喜欢去仓前镇上漫步。当然,走的永

课余,若有闲暇,

远是那条仓前人嘴里的老街--仓前 塘路。路南是塘河,路北是民居,其中, 清幽静谧的童太炎故居和纪念馆是我 和同事们最喜欢盘桓的所在。因杨乃武 案而闻名的药店钱爱仁堂也还在。在很 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晚清四大奇案之一 这个女人,便是笔者。假如徐弘祖 的杨乃武和小白菜的故事就发生在自

己居住的余杭,而出卖砒霜的药店则开 在相距甚近的仓前。老人们传说,案情 落定后,小白菜毕秀姑出家修行,她落 发的庵堂位于余杭镇郊,即现在的余杭 区第二人民医院的位置。家母曾供职于 那所医院, 我从小住在医院大院里,里

面有口井, 颇苍古, 是唯一的生活水源。 学吊井水于个小体 弱的我而言,是一个 不大不小的难关。据

说,那井是小白菜用过的。但,我不知 道,当年徐霞客到来的时候,这井是否 已经在那里,更不知道徐先生是否喝过 古井的水。

下一站,仓前!

我只知道,翌日,十月初三,徐霞客 舍舟登陆,在余杭南门桥雇了担夫,继 续迤逦往西而入临安,夜宿白玉庵。在 庵中,他遇到一位僧人同道,灯下品茗,

晤谈甚欢:"僧意,余杭人也。闻余好游, 深夜篝灯瀹茗,为余谈其游日本事甚 详。"可惜,徐先生并不知道,这一年,离 他弃世已只有短短五年,他已经没有机 会东渡扶桑了;而且,这一年,既是明崇 祯九年,亦是清崇德元年—— -皇太极在 这一年于盛京即皇帝位,改国号为 一促使他放弃传统的科考之路,执 着地踏上旅程,成就了自己后世公认的 旅行家、地理学家和文学家盛名的大明 王朝已风雨飘摇,大厦将倾。当然,徐先 生更不会知道,如今的仓前,旧貌与新 颜齐飞,梦想与古镇同辉。霞客先生,在 下真诚地邀请您再次莅临仓前,小女子 做您寻梦的向导,如何?下一站,仓前!



美丽乡村黄龙 岘的夜,神秘,神奇, 请看明日本栏。